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

湮灭的古国故都

——良渚遗址概论

朱金坤 总主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

湮灭的古国故都

——良渚遗址概论

总主编 朱金坤

主 编 姜 军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 / 朱金坤主编. --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良渚文化）
ISBN 978-7-80735-800-8

I. ①湮… II. ①朱… III. ①良渚文化—文化遗址—
研究 IV. ①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3033号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 顾 问：王国平
顾 问：陈桥驿 魏 桥 顾志兴 徐吉军 王其煌
鲍志成 周如汉
主 任：朱金坤
副 主 任：姜 军 汪宏儿 戚建国 沈旭微 孙炳松
沈 昱 王少青 屠冬冬 徐美娟 钱杭根
张俊杰 杜永林
委 员：陈寿田 李敏华 郭迎辉 金国强 劳晓萍
陈 弘 吴 健 何建娣 姚祥勇 陈耿忠
吴朝晖 李国平 厉承越 姚文华 冯玉宝
王伟明 甘士明 王跃建 蒋伟琦 范文良
韩 峻 曹如法 姚子兴 杨金有 吴佩翔
金国平 徐伟龙
工作人员：范自强 周玉祥 王春燕

《良渚文化》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朱金坤
主 编：姜 军
副 主 编：张俊杰 吴立炜 张炳火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耀平 王宁远 叶维军 刘 斌 孙海波
张齐达 何建娣 陈墨飞 严国琪 陆文宝
周黎明 罗晓群 姚建华 赵 晔 俞为洁
骆晓红 郭青岭 梁慧娟 蒋卫东
统 筹：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本册撰稿：蒋卫东等
责任校对：包小萍
封底篆刻：崔志强

■ 总 序

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筭路蓝缕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余杭首次发现的距今 5300—4300 年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世界东方文明的璀璨明珠；余杭县于公元前 222 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的始设和处于长江三角洲圆心地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余杭各地俯拾皆是文明亮片，使余杭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这数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不断演绎着余杭发展的辉煌历史，同时也孕育了一批以沈括、章太炎为代表的历史名人，还吸引了众多的雅士名流，留下了许多歌颂余杭的佳作名篇，形成了余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余杭历史文化，是我们一笔得天独厚的“财富”，闪烁着执着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世代余杭人在困难中奋勇前进，锐意创新。我们必须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把这笔“财富”传承弘扬，用优秀的历史文化精华，教育和引导我们，要让她的血液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成为我们走向辉煌的不竭源泉。为此，我区专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对余杭历

史文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梳理文脉，提炼精华，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是余杭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具有一定的统一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它的出版，无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余杭历史文化深厚积淀和精彩内容的认识，有利于提高余杭的知名度，有利于提升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对内是一套好教材，对外是一张“金名片”。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阅读它、喜爱它，使之成为我们实现跨越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最适宜居住的“品质之城、美丽之洲”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余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9年11月10日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序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编就付梓，即将出版问世，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1936年由施昕更先生首先发掘，1959年命名的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距今约5300—4300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与调查，确立了其遗址的重要分布区——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两个镇地域内，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遗址区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13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现已发现墓地、祭坛、大型建筑基址、大型防护性工程、村落居址、制玉作坊等各种类型的遗址点，且分布密集、内涵丰富、规模宏大、结构严谨。

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古城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区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为我们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及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实证，对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研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称之为“中华第一城”，严文明先生也欣然提笔，写下“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

良渚文化以其自身许多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文明起源多源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良渚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其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基本内涵，深化对良渚文化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认知水平，而且对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阶段集中权力的形成、社会等级的分野、宗族制度的端倪、礼仪礼器的功能、大规模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等关键性问题和深化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积极推进良渚文化、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的内在价值、保护展示、申遗战略等诸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整理、挖掘和创新，扩大良渚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打响良渚文化品牌，有效推动余杭文化产业建设，特组织编纂出版《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卷共六册，蒋卫东主笔的《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述了良渚玉器在良渚文化中占据的重要位置。玉器是良渚文化最具特征和最重要的文化因子，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众多新器型的出现，尤其是琮、璧这样特定器型的出现，表明良渚玉器已经超越了作为人体装饰物的功能，而神人兽面组合图像在玉器上的琢刻以及取象于神像的造型玉器的制作，使良渚玉器又成为神崇拜的主要载体。

刘斌主笔的《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揭示了祭坛等大型公共建筑，不仅是良渚文化浓厚宗教气氛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组织化程度、非生产性社会劳动支出，以及少数显贵者攫取神权的具体体现，反映着集中权力的形成、社会等级的分野、大

规模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等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关键性问题。

赵晔主笔的《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对良渚遗址内涵的研究揭示，有利于对良渚文化的总体认知，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的认识，对良渚遗址保护与展示工作的推进以及对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促进，在当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王宁远主笔的《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通过分析和归纳龙南、仙坛庙、绰墩、庙前、卞家山等良渚文化聚落居址的考古资料，研究复原良渚文化的居住形态。

俞为洁主笔的《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从良渚文化考古出土材料入手，分析和复原良渚文化衣着、服饰和饮食方面的有关情况。还对丝绸、酿酒等存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蒋卫东等人主笔的《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的总体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这六本专著均为再次出版，而且我们的作者都以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它们，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最新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进行了增添和修改，力求以合理的诠释，为读者部分复原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今天，良渚文化的研究保护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仅得到了余杭区委、区政府等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从高高的神台走进了人民大众的心中，良渚文化已成为余杭人文精神的象征，

成为余杭打造“品质之城，美丽之洲”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我希望本卷的这次出版，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良渚文化，进而关注良渚文化，关注余杭，参与到良渚文化的保护、研究、弘扬、申遗的队伍中来，也希望良渚遗址能早日申遗成功，走向世界。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副书记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区长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0年4月

目 录

总 序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良渚文化》序

引 子 001

一、遥望故土

良渚：水中的美丽小洲 005

流动的空间 021

从开化到文明 027

二、梦醒时分

初识江南古物 035

发现良渚 041

揭示文化底蕴 048

三、凝固的历史

拂去千年的尘埃 059

岁月留痕 071

王者之气	081
四、辉煌年代	
惊世“王陵”	097
问天	109
万众景仰的地方	122
五、水乡风韵	
塘山之谜	149
古老的村落	156
四千年前古码头	166
六、比德于玉	
唯玉独尊	181
石之美者	196
永恒的图腾	203
七、创造的魅力	
化泥土为神奇	213
第三只手	224
不朽的漆木制品	238
八、记忆永驻	
祀与戎	263

文明的光环	276
流芳百世	294
附录：良渚遗址群考古大事记（1936—2009 年）	317
后 记	329

引 子

1936年，西湖博物馆年轻的学者施昕更踟躅于故乡良渚镇的田间地头，竭力探寻先民留下的遗物，终于揭开了一个频繁使用黑陶的远古文化。

1959年，这个远古文化被命名为“良渚文化”。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都被认为是它代表性的物质文化成就。在环太湖流域——东临大海，南抵宁绍平原，西及宁镇地区，北越长江的广袤地域空间内，良渚文化顽强存续了1000余年，从距今约5300年直到距今约4200年。

自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首次揭示良渚大墓以来，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挖掘常有惊人的发现。从特意营建的贵族墓地，到长期延用、密集布设的平民坟区；从气势恢弘的宫庙基址，到河道穿越的水乡村寨；从高大规整的方形祭坛，到仅见动物骨架或填埋红烧土块的祭祀坑，大量规模不等、功能各异的良渚文化遗址被一一揭示出来。它们所汇聚的各种信息不断强化和丰富着人们对良渚文化物质和精神内涵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良渚文化的先民曾经创造了一个盛极一时的社会。

大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的门槛，有了初级阶段的国家机制。这样的政治实体，研究者称之为“古国”。超大型礼制性中心遗址，墓葬所折射的巨大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异，以





玉器为主要载体的礼仪系统，庞大土建工程所需的社会组织结构，无不体现了王权的特征。以“神人兽面”图符为象征的神灵崇拜，显现了这个原始国家的神权性质。这个图符也被视为“神徽”，它是良渚时期太湖流域整个文化共同体的族群标志。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良渚文化被列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源头的理由显得更加充分，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也日益彰显。

也许是巧合，这个以“良渚”命名的古代文化，它的权力重心就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北郊的余杭区良渚镇一带。山地与平原交接、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及自然环境养育了一方先民，这些先民在良渚地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人类文明，留下了数不尽的活动遗迹和人工制品。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巨型高台莫角山，是目前所见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宽大的良渚古城围绕它堆筑，莫角山的核心地位更加突显。反山墓地十余座贵族墓排列整齐，居中的12号大墓拥有卓然超群的显赫随葬品，眩目中散发着至尊的霸气，反山墓地由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王陵”。依山修筑的瑶山及汇观山祭坛高耸而规整，它们是良渚文化中心区内祭祀神灵的专用场所。绵长近5公里的塘山遗址也为别处所未见，它的实际功能至今仍迷雾重重。保存着墓地、居址、“井”字形木构水井和窖藏的庙前遗址，展示了一个水乡村落绵绵不绝的生活画卷。临水的卞家山遗址既有码头遗迹，又有生活遗迹和大型墓地，还出土了一批保存良好、极为珍贵的鲜亮漆器和黝黑陶器。现在我们知道，在这片山地边沿的冲积土壤上，良渚先民的身影几乎穿越了良渚文化发展的整个时段，并且持续强盛了数百年。良渚地区成了良渚时期无与伦比的浩大都邑，这里存留的各类古代遗迹和遗物，其规格、数量和品质都远远超出了其他地

区。它所演绎的古国文明的灿烂辉煌，足以表明三代之前的远古中国，南方文化的各种成就绝不逊于北方！

是什么原因诱使良渚先民在良渚地区延续如此漫长的岁月，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这里执着地生存下去？答案或许就在那些并不起眼的土丘里、农田下。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房舍墓穴，那些默默无语的玉石陶木，经由考古人员的发掘和考证，都将慢慢复苏。当我们循着考古学者的引领，推开历史之门回到四五千年前，这个神秘的古国会忽然变得可以触摸。飘渺的表象下闪动着温情有趣的生活片段，今天的我们仿佛依然能走在良渚先民的古道上，依然能呼吸到那时湿润的空气。许多超出我们生活和经验的物象，都将在跨越时空中得到诠释。正如西拉姆所愿：干涸的泉源将恢复喷涌，遭人遗忘的东西将被人理解，死去的将转世还魂，历史的长河将重新流淌。在追溯历史的大喜大悲中，我们总能获得力量和信心。

今天，良渚地区的遗址点已发现 130 多处，它们集中分布于良渚、瓶窑两镇毗邻区域 4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它们的密度是那样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大遗址。狭义的“良渚遗址”或“良渚遗址群”已成为这一大遗址的特指称谓。每当提起它，我们会联想到权贵云集的都城，联想到气势恢弘的庙宇，仿佛一夜之间这里就会燃起祭天的篝火，响起征战的号角。

是的，良渚先民对神灵的敬畏超乎我们的想象。无处不在的神人兽面图符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人迹所至之处。古良渚人选择依附神灵的方式确立自己世代相传的文化模式，在神性的光环下，他们编织起一套缜密的礼制系统，以此决定人的职权和地位，以此集中社会财富，以此调动大批劳役堆建各种大型工程。在这里，





原始宗教犹如润滑剂，维系着日益阶层分化的复杂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良渚先民对神的崇拜几乎都流露在了玉器上。在玉器制作上不计代价的行为方式，足以表明他们对待玉器就像对待神灵。对玉器的任何消磨和雕琢，都倾注了虔诚的愿望。在这样的精神支配下，古良渚人造就了一支精湛的制玉队伍，也使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业达到了人类治玉史上的一个高峰，玉器成了良渚文化物质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

与此同时，在日渐成熟的犁耕稻作农业基础上，制陶、研石、纺织、髹漆、木作、土建等技术门类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些器物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更多的器物却能穿越历史的时空让我们产生共鸣。我们甚至从镶玉漆器、彩绘漆器和刻纹黑衣陶等精致器皿上，也看到了礼制留下的烙印。

良渚先民依托神灵构筑起全新的社会秩序，用虔诚创造出纷繁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强盛和繁衍得益于宗教意志的凝聚作用，同时也受制于这份宗教体系的僵化和迂腐，最终走向灭亡。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赞叹和惊喜，也有太多的疑惑和伤感！

良渚文化以及汇聚其精华的良渚遗址群虽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它所创造的物质成就和精神内涵已通过各种方式融入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今天的人们依然能感知这个古老文化的巨大穿透力，依然能在现实生活中领悟到良渚古国所传扬的诸多文明因子。